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三十三回 赦宥脫囚簡授縣令

卻說太子聽了海安之言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即時令海安、馮保二人相隨，竟往刑部衙門而來。到了大堂，只見並無一人出來接駕。馮保亦怒，高聲叫道：「有人麼？」叫了許久，方才見一老者從內而出。馮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在此？」老者道：「小老乃是看守衙署的。」馮保道：「他們官府都沒一個在此麼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各位大人都有私衙；各各回去的。若有公事，均來聚會。清晨自然都到，過午時候，他們都各回私衙去了。所以把一兩銀子，僱小老在此看守東西的。」馮保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可到各處通知，只說有人要見幾位大人說話。」那老者聽了笑道：「你這人好沒分曉。這是怎麼所在？這是甚麼的官府？你是甚麼人？動輒說這般大話？還不快走，想要挨打麼！」馮保說：「你們各位大人到哪裡去了？」老者道：「今日是嚴太師那邊演戲，所以他們都到那裡去了。你到底是甚麼人，只管在此絮絮叨叨的甚麼？快些走開去罷。」馮保道：「你要問我是哪裡來的麼？我就是你家各位大人的小主子，司禮太監馮太爺在此。」老者聽了，將馮保看了幾眼，說道：「老眼胡塗，一時不認得貴人，休要見怪！」馮保道：「我亦不來怪你，你可即去各位大人處通知，只說青宮爺在此立等問話就是。」老者聽了，嚇得心膽俱驚，答應一聲，飛也似的跑到刑部尚書何階的府中報知。

何階聽得太子來到，不知為著何事，即便急急來到署內。

只見太子坐於廳上，旁立二人。何階急趨上前道：「臣何階接駕來遲，乞望恕罪。」太子道：「主事海瑞身犯何條，怎麼你們竟要斷了他的水米，是何道理呢？」何階見問，自知太子此來，卻要尋覓對頭出氣的，因道：「海主事奉旨到獄，微臣一些不知。這幾天都是左侍郎桂岳輪值，殿下須著他來見，一問便知。」

太子笑道：「雖然是桂岳輪值管事，難道你身為尚書，竟不一問耶？如此廢弛，實屬不成政體！」何階唯唯服罪。太子道：「快與孤立傳桂岳來見！」何階叩謝訖，即刻令人請桂岳至。

桂岳當下見了太子，太子大怒道：「海主事是奉旨發來監禁的，你怎麼卻把他如此難為？想要斷送了他的性命麼！他與你有什麼仇？」桂岳只推不知。太子道：「主政在你，怎說不知？可速請海主事出來。」桂岳領命，急急來到獄中。

其時海瑞得了那人參糯米餅充饑，漸覺有些起色，臥在地上。桂岳急令獄卒扶了出來。桂岳將他一看，只見形容枯槁，那棒瘡不知怎的發將起來，行走不便，舉動維艱。桂岳見了，急急上前安慰道：「主事安否？」海瑞道：「這幾天很安靜，只是地下太濕了些。」桂岳道：「都是他們之過，待在下把他們警責就是。如今青宮太子前來望你，請到外邊相會去。」海瑞聽得太子到來，便故意倒在地下，作呻吟之聲道：「我遍體疼痛，舉動不得，不去了。」桂岳道：「如此怎好？」

說未畢，只見馮保走了進來，一見了大罵道：「你們這等壞良心！一個好端端的人，放在這裡不過幾天，就弄成這般光景。且到外邊，再與你等算賬！」海瑞道：「馮公公，可憐我自到獄以來，被他們旦夕狠打，於今變成了一個殘病之人，走又走不得，煩你取板來，將我抬出去，見殿下，死亦瞑目。」

馮保叱桂岳道：「好，好！你卻將他打得渾身痛楚，行走不得。如今太子爺立即要他問話，這卻怎的？也罷，你且與我背了他出去。」桂岳道：「這卻容易的。」便令家人上前，背負海瑞。馮保叱道：「誰要你們這班小人來背？要你背呢！」桂岳被馮保罵得慌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上前把海瑞背負。那海瑞是心中恨極他的了，故意在他脖子上吐了許多津涎鼻涕。桂岳一路吞聲忍耐而走，來到刑部大堂放下。

太子與海安見了，急急走來問候。海安翻身來，俯伏地下泣謝道：「臣何幸蒙殿下龍駕辱降，使瑞身心不安，雖犬馬不足以報萬一也。」太子道：「海恩人，為甚的這般狼狽？請道始末，我自與恩人作主就是。」海瑞便說：「始初進獄，即遭桂岳等舞弄。嚴二把住獄門，禁家中送飯，要生生的將我餓死。放在『獄底』黑暗之中，蹲在地下，過了幾晝夜，只因地氣潮濕，把身子弄得殘廢了，今成了半身不遂，乞殿下作主。」

太子聽了，勃然大怒，喚了桂岳上前罵道：「海主事與你無仇無隙，虧你下得這等狠毒心腸。若不是孤今日來看，多管死於『獄底』！他是奉旨而來的。今後孤將他交與你服侍，每日三餐，如有缺少，我是不依的。」桂岳唯唯應命。

馮保在旁言道：「就是我們走了，背後他又是這般的苛刻奈何？為今之計，卻將海恩公把大秤來秤過，看有多少斤數，上了冊子，交與這廝供養。若是養輕了，要這廝將肉割了下來賠補就是。」太子點頭稱善，便喚轉桂岳吩咐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「若有差失，孤只要你的肉割下來賠補就是。」桂岳不敢不遵，說道：「遵旨。」太子吩咐：「海安，你有甚話，上前去說。」海安即便走到海瑞身邊問道：「老爺有甚言語吩咐小的回去。」海瑞道：「我亦沒甚吩咐。你回見夫人，只說我身安，不用掛念。不過期滿便釋的，餘無別囑了。」海安應諾。太子復命馮保，將一套新衣服與海瑞換了，然後叮嚀而別。臨行又吩咐桂岳道：「只管好生服侍海主事，孤五日親來秤驗一次，須要打點，勿謂孤言之不預也。」方才與馮保乘馬回宮去了。

桂岳受了滿肚子屈氣，又不敢向海瑞發作，只得令人將海瑞送在官倉裡住下，每日好酒好菜供奉，竟不敢有一些怠慢。

海瑞自出仕以來，卻不曾受過這般安享，每日在那醉鄉之中，私歎道：「此間樂不思蜀矣！想我海瑞，在家不過就是一行作吏，終日裡縈縈擾擾，惟恐政事不清，哪得這般享受？今日卻口厭梁肉，身厭綺羅了，恨不得在此多住幾年。」果然五日一次，馮保親來問候。不上半月，把個海瑞養成一個胖子一般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嚴嵩滿望托囑桂岳，把海瑞餓死獄裡，以報了私仇。

這一日，忽見桂岳慌慌張張的走來說道：「太師之謀又不成矣，如之奈何？」嚴嵩愕然，急問何故。桂岳便將太子與馮保到獄，怎生叱罵，卻又怎的勒要供養。上了秤，五日一驗，若是輕了，就要將孩兒身上的肉割下賠補，逐一說知。

嚴嵩聽了跌足道：「有了這人在朝，我這私仇何日得報？」

必要想個計策除了此人，你我方才立得腳穩，徐徐圖之。你且回衙理事，這遭就算便宜了他罷。」桂岳謝別而去。嚴嵩從此更深恨海瑞，時刻未曾去懷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張后在宮，日夕憂念海瑞在獄，無由得出。忽一日，帝在宮中飲宴，後乘機進曰：「海瑞乃陛下直臣，諸文武中不可多得，陛下宜加恩赦之。」帝道：「朕已加恩，赦其死罪，著令刑部監禁三月，待等期滿，將給以外任，兩相了事。不然彼與嚴嵩勢不兩立的。」後曰：「既蒙陛下殊恩，三月亦是一般。」

如今天氣炎熱，囹圄倍苦，陛下常有寬囚之典，今何不一視同仁，赦宥海瑞，彼也感恩靡既矣。」帝聽後言，點頭稱善，笑道：「朕當釋之，卿勿掛心。」張后謝過，是夜帝宿於宮中。

次日早朝，帝即傳旨一道，著吏部侍郎封樾齎往刑部獄中，特赦瑞出獄。封樾領旨，齎旨來到獄中，傳了海瑞來到亭中，宣讀聖旨道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國家有律，有犯必懲；亦惟有恩，可原則赦。茲爾海瑞，為國竭忠，敢言奏宰相，朕前已赦之。今復狠杖國戚，罪有應誅。朕念忠誠，故加格外之施，免其死罪，借杖償辜，復令監禁百日，以儆將來不敬者。

今值三伏之際，溽暑炎熱。每念坐囚者手足被係，舉動維艱，自覺倍刑熱苦。故國家定有寬刑之律，每逢盛暑之時，則寬於縲紲，俾得舒暢。此我國家之殊恩者也，行之歷久。

今海瑞亦廁其列。彼是忠蓋之臣，更宜特加曠典。茲著加恩赦宥出獄，你其欽遵，隨使來朝，朕另有旨，速赴毋延。

欽此。

宣詔已畢，海瑞歡呼萬歲，隨同欽使出獄，直趨金殿見帝。

海瑞二十四拜，謝帝赦宥之恩。帝宣諭曰：「非朕枉法，每念竭忠之臣，倍加愛惜，以勵將來者。今赦你出獄，著往山東濟南府，以歷城縣知縣用。如有循聲，再行內召重用。你其勛之，即便起程赴任可也。」海瑞叩謝龍恩出朝，竟不回家，直進青宮叩謝。太子道：「恩人此去，自當珍重，不過三年後，復得相見也。」瑞叩謝而別回來，張夫人此際夫妻復聚，其樂可知。

次日，太子特命馮保賜白銀三百，俾為赴任之需。海瑞道：「屢蒙殿下殊恩，深愧萬無一報。今復愧領，殊屬不安。」馮保道：「不必介意，咱爺愛你，故有此賜。恩人到任，請自為官，自有咱爺在內照應。」叮嚀而別。少頃，吏部令人送了文憑到來，海瑞便到青宮謝賜，又到吏部裡謝照訖，擇日起行。

只攜著海安、海雄，並張夫人一共四人，蕭條行李而已。出了京城，便望著大路而去。夜住曉行，饑餐渴飲，四人在路上竟無人知是出京赴任的知縣。

到了山東道上，海瑞就將家眷住在旅店，且不上任。海瑞帶了海安，改扮測字先生的模樣，一路訪查而來，只留海雄在店服侍夫人。海瑞每日裡就在各處熱鬧的所在，去擺攤測字，海安不離左右。如此半月有餘，訪了幾宗大案。正是：要悉民情處，全在費工夫。

畢竟海瑞查訪得甚的案件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